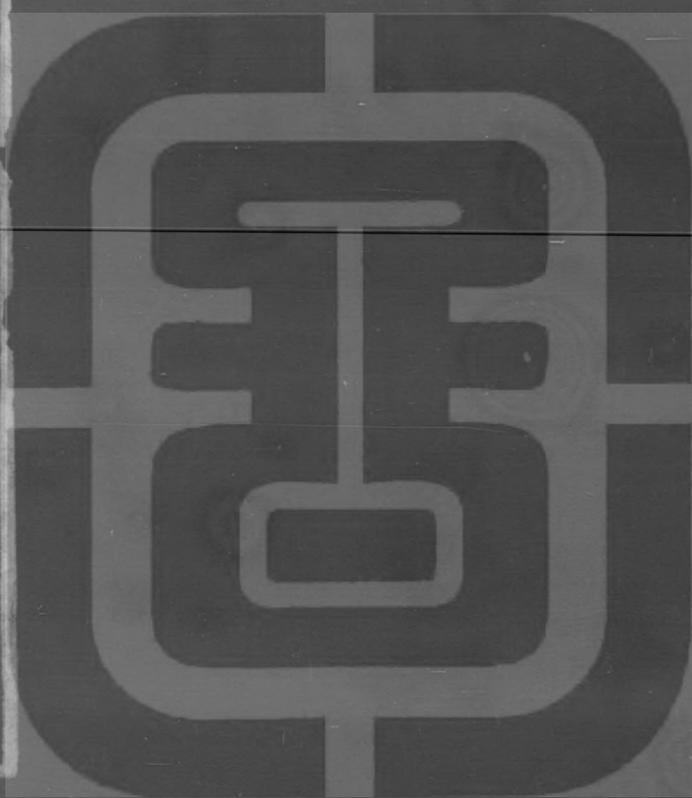


宋史



列傳卷第七十九

宋史三百二十

開封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吳脫等
奉勅修

蔡襄

呂溱

王素從子靖
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
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
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
坐譴襄作四賢一不省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
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

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爲難二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

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爲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累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顛聽斷不攬威權使

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
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
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
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
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
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
然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
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
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
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柰何專信佛

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
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
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
議政事襄奏請使之元昊納欵始自稱兀卒旣又譯
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
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
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
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
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

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旣貶春州又土疏以爲

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温成后進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國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毋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販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

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帝旣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

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

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
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陛下
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
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
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
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
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
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
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贖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
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

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
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
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
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
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
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
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
淪亾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官優給賻禮官
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
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

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徙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且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撻細故卽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

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
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
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後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
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
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
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
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
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
壓衆心怦怦然柰何更塞門以勸衆遣詔止其役水
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

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
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
權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
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
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
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
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
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
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
訓其居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堡使

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
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
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
人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
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
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
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
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
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塹之一夕水驟
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

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
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
從孫震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
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魁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
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
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
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
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

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
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
陝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
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為令徙河東
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
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為開封府推
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
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為囊橐靖并坐之著為令
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趾旦至老幼入
保事聞中外以為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為度支副使
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為司農主簿使行淮
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
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
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
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為祔廟節文
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禮不可
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湖
南轉運判官提點桂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
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

於民古請出公錢為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為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館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

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為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為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

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穎昌盖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

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為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為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群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為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為賊劫質

亡失噐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
執法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
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
悉條奏日幾晏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
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
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
利在內廷有光恠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
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
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
亡儲蓄卜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

民安居海内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
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 卽本
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恠必有神靈
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籍其
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為
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宐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
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修煖故除提點府界公
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
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
服外人不知必以為翼 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

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二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戒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

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母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歸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為蕃語詩

御史王平等劾靖矢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為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為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交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

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循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鬪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阯用事臣費嘉祐

詰問之嘉祐至給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
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
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
司使蔡襄為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
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
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
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
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
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為

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
者思永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
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旌節思永率同列言之
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耳命
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為天
下孤寒哉不過為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
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
為之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為湖北
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義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

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義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卽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陪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賸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麻桑爲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

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卽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挽思永自助思

永以爲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卿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

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

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
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臣以致潰敗方賊勢甚
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
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爲讒狡所困邊臣自此
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
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
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
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
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
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

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
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敷之
弟李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
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
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士凡十五
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竒繒文錦
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
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
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
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疆河決

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謚恭安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

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修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列傳卷第七十九

列傳卷第八十

宋史三百二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
等奉勅修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顛

鄭狹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
流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
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
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歛富

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卽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充溢銓曹况前日群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虚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

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傑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

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
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
之有疑焉則廣詢而決之群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
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
陛下采群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
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辨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
之爲空言者無令徒掛墻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
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
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
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

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
無得生事今乃特專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
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興當誅又請因諒
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躉之權發遣開封府民
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
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
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
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宮卒年五
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爲安州
乃克葬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

蔽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卽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已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竒之及入相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

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
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
席小異於常不卽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
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
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
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
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夕王安石呂惠卿以
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
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
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
竹辭不肯試願補外

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
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
之帝不許尋直
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

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
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官所
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旣
亡友人劉尋見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
抵皆民事也
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
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
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

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克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

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爲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爲重呂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旣得志排異已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于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益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

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爲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卬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修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

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贏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塩河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爲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

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
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爲之碑神宗獎其文擢翰林
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
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債不
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
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
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
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
憫傷焉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

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
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豐丘縣
神宗召對問鄉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
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
察御史治叅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
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
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
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
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
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

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
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
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
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綿茵稷於正衙
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
糾正旣退御史趙屺謂曰聞君言 屺汗流浹背改
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
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
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
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

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
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
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
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
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
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
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
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
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
狀旣而陳灌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

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
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
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
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
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嬖昵將拜相稷約
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
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
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
書敕哲宗升附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
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

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
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
謂建中不作竒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
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
宗衾褥用黃紬服御用練繪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
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
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
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
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
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

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愴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為諫官不能言至免後取羸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穆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計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交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并劾閹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

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
庠而用陳升之為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
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
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
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
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
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
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
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
惑窺覷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釋

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
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
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為侍
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
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
立非守忠意數間謀東朝播為惡言內外洩懼誨上
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
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
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
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

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
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末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
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
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
諫者入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
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
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
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
壅塞未有如人口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
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

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
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
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
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
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
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
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
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
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
知言不用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

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召為監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

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父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

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

河南命夫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士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柰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二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難以天下事爲憂旣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爲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

劉述劉琦錢顛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爲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爲言官無所發明且撻其隱

慝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中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

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無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躑然胥動蓋以專肆冒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已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

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踈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

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
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
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又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
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
石奏先貶琦顛監處衢州塩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
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
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
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
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鷄者求其鷲

也鷲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乃以
迂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
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
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
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
秘閣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強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
外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
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
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功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

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顛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
孫沔用威嚴爲治屬吏奔走聽命顛當官而行無所
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顛烏程二縣
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
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顛以
爲一人偏詞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
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
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
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

柰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顛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
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
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而怡然無謫
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
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
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
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
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
已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

式者趨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
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
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
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
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
欲辟為檢討更金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
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
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
欲接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
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

為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
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
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
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
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
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
買麻粃麥麩合米為糜以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
而負瓦榻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純知安石不可諫
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閣門不俠乃假稱密急發馬
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

枯五種不入群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
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
貧乏取有司措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
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
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
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其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
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
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
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

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
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
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
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
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又下責躬詔
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
進圖狀且賞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
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
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

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日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疏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爲黨與

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歿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宐深罪但徙英州旣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試孫譽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子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厄至歿皆充然無悔身

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
官雖未信而諫能一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
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
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列傳卷第八十

列傳卷第八十一

宋史三百二十二

開禧儀司在國錄軍國事
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
領經筵事都總裁
民脫脫等奉勅修

何郊

吳中復

從孫
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郊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田太常博士
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
三司使守毫邑而留經筵郊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

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郊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爲副都知郊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郊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郊爭辯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贇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負罪不去郊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郊言佞人

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郊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郊曰守忠勞

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郊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郊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叨竊非據外庭竊意謂將處以二府若此

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爲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權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郊乞準故事凡詔勅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勅過門下郊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

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
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
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
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露
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
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
爲呈身御史今置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
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
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
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
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
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
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
乃趙征材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
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
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
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人奏
爲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

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歛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前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屯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仇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摘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卽以直秘閣爲副使

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
進集賢殿修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
築之或讒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
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士三投之堅緻如
剛鐵讒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
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
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實
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扭舊態
來前叱而械諸獄一時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
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窳于遠戩中以

事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
藍從熙言其善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
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
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
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
欲聞致殺二人以追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
人以自贖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
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
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

也琦輔政薦爲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閣選爲記室叅軍直集賢院穎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卽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旣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人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疆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

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毋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旣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曆用兵詔求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育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

之府帥意其和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卽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菟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入爲吳王潭三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勸知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入爲皇子卽拜說書及卽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

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位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爲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爲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卽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爲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祕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說書又爲侍講直

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卽位擢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二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之謹夷緩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

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卧不出孟陽入見卧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官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卽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已召遷集賢殿脩撰同判

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
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
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
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幣格
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
宗出閣精簡官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穎王
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卽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
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
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

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
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
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
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
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
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會就視之
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木猴者詰
於庭一訊具狀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
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

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卽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於帝帝召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

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蓋擢寔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

疏其說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為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為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閏悉從之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實卞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吏敏強主愛利而受性踈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為范祖禹所咨重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

奏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其待幸庠言非所以弔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為無窮計頴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

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
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
五得志海內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
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相避契丹張宴
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聽之除集賢
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為饒請復
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
塞下豫為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
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
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

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
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為河東都轉運使召
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
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
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
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
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
乎庠曰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
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
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銳工技擊者籍為勇

敢倣漢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
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
疆事眾疑其造兵端欲大爲備庠奏言雲翔歲儉軍
無見糧契丹張形示疆造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
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
以黃嵬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
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
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
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關力言虛內事外恐搖根
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

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
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
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
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召見
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
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
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
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
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真御史

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閣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既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為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益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為幸太學頌或摘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何邨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邨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耻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列傳卷第八十一

列傳卷第八十二

宋史三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昫等奉

勅修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關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

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噐甲賊遁去而師不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為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噐甲遁去拜唐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仙廕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李擊劍善射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捕賊酋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為契丹所略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為襄王牽鞵官王尹京命巡內外八廂積獲姦盜甚衆盜有遺化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即位擢御龍弓直雙員都頭累遷御龍骨朶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遏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

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龔州防禦使為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徙高陽關路脩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謚曰恭壯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事焉

事焉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禦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致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衛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

之弊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
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
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
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艾蒿
砦遂至郭北平夜鬪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
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
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
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即引卻遷文思使徙知
保定軍經略使龐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敵
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

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
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
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
果無功未幾敵復略土地砦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
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驎驥使軍還築柵于
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
千斛復率衆繇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割萬多移二
百帳焚其積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
都監遷賀州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
藏軍器庫至是加飾黃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

牙史列傳卷第三十一 四
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
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
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遷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
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慶曆中又城清水安定黑水
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盧兒原安砦十一
堡安定之後謀報敵數萬將大至經略使遣管勾機
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敵且至
不肯與兵美曰兵常以寡擊衆何自怯也卒以兵二
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

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衛親
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
遂州觀察使鄜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
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自
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
焚二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
中所得祿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
餘貲子蚤卒以孫永清為子官至引進副使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倜儻有志略劉繼元欲召
至帳下辭以母老不就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

必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為都巡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為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為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祿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

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喻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洛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隸禁軍以挽彊選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路王則據貝州及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既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騏驎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鬻鹽為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

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
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為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
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
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為大名府
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行
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
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無京城巡檢元昊反改博州
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無知邠州謙不讀書然

闔訟曲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強市民物以飾厨
傳謙獨無所撓邠人頗愛之夏竦奏為涇原路總管
徙知涇州未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
其聚落而還以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
禦使暴疾卒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
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為隰州兵馬監押
捕盜于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
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別創小矢激
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

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跋臧三族尤
悍難制振募降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
振自歸振為置酒先醕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
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
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逋歌等叛鈐轄王懷信以
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捷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
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數萬圍平遠砦都監趙
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砦奪取水泉率敢死士
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
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平提賊明年知環州累

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為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遺
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冠珮銀鞍三
千甲騎數百皆隣部俾以環為法不聽於是東茭金
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為賊所有及劉平等皆敗
唯環慶無患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擢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捧
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
進勢宜固守尚慮諸城不能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
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幾也未幾賊寇塞門
砦振有兵幾八千按甲不動砦中兵纔千人屢告急

被圍五月才遣百餘人赴之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為都轉運使龐籍所奏貶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敕御史方偕就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祁州團練使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來多乞言出麟州深栢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砦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為左神武軍上將軍卒振剛強自負

有武力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氣眾樂為用子珣瑜皆工騎射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有言珣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策略于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閣門祇候未幾除濠州兵馬都監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為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為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即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

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叅佐居涇原兼治籠竿
城麻氍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二萬
自靜邊歷揆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
滄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滄
之衆以出土皆歎服瞎氍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
之遺以綿綿瞎氍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
適元昊大入府檄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
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徙軍新壕外議欲質明
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來衆倍鋒銳莫若依馬欄城
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

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
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居
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
珣擁刀斧于前鬪夏衆稍却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
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珣美風
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旣沒人多惜之贈莫州
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先世業農忠慷慨不事生產初
隸禁軍累遷神龍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卽位遷
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

潮州團練使未幾真拜齊州團練使擢知滄州本路
鈐轄楊懷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
會河決商胡詔留戍滿卒以助隄役輒群譟將劫庫
兵爲亂州將恐召忠議忠潛捕倡前者數人斬以徇
明年以疾求醫京師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
捧日軍又選爲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原押
班康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擢內殿崇班慶州
北路都巡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旣還夏人遣騎襲
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

七十餘人以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艦
旣咄當迷子砦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爨
者恪取號於衆曰賊矢石盡用竈下甕矣於是士卒
爭奮果先得城遷供備庫副使恪有弓勝一石七斗
其箭鏃如鏢名曰鏢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
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他日取焦蒿砦歸恪獨殿
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箠止有二鏢即爲引滿之
勢賊遽卻嘗與總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將兵分討
漢乞薛馬都崑等三砦恪先破都崑而繼隆圍薛馬
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旣又援惟序下漢乞砦改左騏

驥副使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洛率兵二千
餘戰克之改宮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因特召見
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
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趣范
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夜無行北至平涼賊已解
頃之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恪驍勇善射臨
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
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
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為
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
德可試引弓擊劔角觝補一班奉職為延州南安砦
主東路巡檢數以少擊西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
修青澗城奏懷德為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
遮鹿要冊二砦親射殺其酋狗兒廂主遷左班殿直
又率蕃漢燒蕩賊海溝茶山龍栢安化十七砦三百
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以范
仲淹韓琦薦授閤門祗候延州龐籍入奏為東路都
巡檢使夷黑伸厥保等十八砦賊以四萬騎犯邊趨
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據谷旁高原待之斬首二百

級得畜產器械以千數遷內殿崇班又以兵修龍安
城虜不敢犯遂爲鄜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
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衆元昊爲夏國主命國子博
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龐籍具論其前後功
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
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
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
舒州團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賂宦官閻
士良爲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大名
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鄜延
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
恩以其屬叛往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
使隨州觀察使英宗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
召還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額鏃入
於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贊高州團練使仁宗為
皇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為資善堂祗候及即位
補右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為環州都
監破趙元昊吃苧并那等諸砦安撫使韓琦上其功
遷內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

青范恪同召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擢內園副使翌日
改禮賓使會葛懷敏敗命為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
因條上禦戎十三事改源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
刺史知忻州徙代州為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
弼知青州為之辨理真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
遷原州刺史知滄涇龔三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
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
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遷侍衛步軍都虞候
陵州防禦使卒贈閬州觀察使俊久在邊羌人識之
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

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為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
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善騎射年
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卑
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
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
嘗至太原梁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
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
恤其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
州取軍中積財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
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若未嘗
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
為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閩守忠慕郭進為人而
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
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
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
疆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
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為無

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
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
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
其名而攻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列傳卷第八十三

宋史二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樞密使兼中書侍郎

勅修

石普

張攷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劉文質

子煥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原祖全事周為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邢橐駝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督兵往捕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

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
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偽稱邛南王又
為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為盜
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賊歛苛急農民失業宜稍
蠲減之使自為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
還蜀揭榜諭之莫不悅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
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富川團練使延州緣邊都
巡檢使羌酋也羽內寇普追殺之從真宗幸大名會
王均叛以為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率諸將
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

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車砲又為地道攻
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追擊于富順
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興州團練使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以命普
契丹犯邊為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
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定
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
都總管時軍制踈略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
別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
別將各持半用相合為信帝為置傳信牌漆木長六

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
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
其言繫軍令之頸至彼為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
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徙為莫州總管初契
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既而諜者言復欲大入寇帝
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
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曷寇遠近出軍俟敵
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
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
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由保州楊延昭張禧

李懷岳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揚凝石延福領
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鬪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
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
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
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聲援又
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
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
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
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
順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敵由東路則劉

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為犄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續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勅輔臣曰北邊巴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為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即合兵擊之李亢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為犄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劍

丁莫州與普不叶帝曰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遷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為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為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強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

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
赴本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
令扈從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
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師上軍儀條目二卷用將機宜
要訣二圖特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
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
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合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
言訥廝羅欲陰報曹瑋詰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
瑋必勝帝以普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
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

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
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貶賀州遣使繫送流
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旣情文
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繫所思其幼子時
時泣下可聽孳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
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稍復爲左
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衛大將
軍仁宗卽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
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
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

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
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
所在卽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
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卜之術大宗
嘗曰普性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
後以罪廢每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爲
常

張孜開封人母微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
在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
之景宗遂養以爲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

殿直皇太子卽位遷供奉官閣門祗候爲陳州兵馬
都監築堤袁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
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具瀛三州
轉運使張昱之奏罷異具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
下孜議孜言此界河爲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
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昱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
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
爲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閣
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疑貳兵相率扣府

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攷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強不肯對乘夜十餘人大譟趣往將害人攷禽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攷長於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攷兵柄乃出爲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攷不當典兵而宰相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皆言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請知蔡州而攷尋以非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謚勤惠攷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攷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日大寇邊選爲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遷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暗敵乃去屠金明縣後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

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交村一帶公事徙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若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項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而敘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并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

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卽詔為減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列上表再辭每降批答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懷德以裕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為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

罪而已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
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
還師始置榷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
決繫囚原治逋欠又使荆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
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閣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泐水
門鄭州水磴西川賊劉玘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
允則與王承衍闔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
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以
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

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
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
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
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
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
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
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
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券
皆輸本色絲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
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飢者無及

矣明年春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撓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飢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示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為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為備也轉

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為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厲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中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為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

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
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門使樊州刺史河北既
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
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
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
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
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
自徹去聲言盜自此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
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
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
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
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
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
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
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
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
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
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

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為廣安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旣而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增備遂起為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歎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擐甲為諸軍先元昊反為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

右驎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二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旣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

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

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砦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三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

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于相生其干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曠弩者二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刀爾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

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孰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平生長邊陲父

祖教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切以為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界山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顓應

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馳騾各二百留其
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
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運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
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通鋪兵卒之
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
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
可以寬矣初充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
用進西上閤門使改都鈐轄屯延州又奏邊機軍政
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
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

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
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
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
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
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
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
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
關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
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敝二也今鄜延副都總
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

兼廊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
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
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
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
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
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
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
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
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
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

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
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
廷或卽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
令卽變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暇邊防軍
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
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
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
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
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
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

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卽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必簿田夫豈無姦盜雜于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旣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

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栢時豐州已為夏人所破麟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為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驍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門啓旣入卽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阮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時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

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
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
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
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
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
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
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餽路猶未通勅亢自護賞物送
麟州敵旣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砦來邀亢所
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
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

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
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光毛川
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
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奕
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
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
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
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一
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
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

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即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為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庸徭此若宜使就總甘事詔既下明鑄以為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徭此若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此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劾封自劾朝廷置不問

蕃漢歸者數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為并汾屏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陝西惡亢不附已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為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會竦為樞密使奪防禦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為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為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為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為之用同學生為吏部亢憐其老薦為縣令後既為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并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

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寃轉運使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窳偽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肥縣徙南充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闕之為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為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

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土植松栢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以侍御史為河東轉運使刑進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東募民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為戶部副使及分陝西為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廨盡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

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
南宮闕歲久頗摧圮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榜
諸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
偉儀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罷政
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
數月捕諸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強所至有
治跡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下事小謹
兄弟所為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
學士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

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
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頗
親信之數訪以外事嘗謂內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
近親又忠謹其賜曰金百斤出為兩浙走馬承受公
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尙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
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繫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
破契丹拔黃太尉砦殺獲萬計賜袍金帶徙知慶
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文不敢發庫錢乃
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入破賊徙涇州充
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

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久之起為太子率府率杭
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內殿宗班為青齊淄濰州巡
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
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濬知秦州因就賜白
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逃卒給緡二
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九人文質取二
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池州再遷內園使
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徙秦州鈐轄領連
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質以簡
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常問保塞

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
然性剛喜評判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
六人渙滬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
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
震怒將黜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
擢為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
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妓
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
西唘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唘氏大集庭

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渙
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
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戊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
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
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
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翼涇澶五州恩承賊蹂踐後
渙經理繕葺有敎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
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
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
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歷秦鳳涇原

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
寧中還為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略尚氣不羈臨事
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兆岷討安南渙既老猶
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
奉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為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
邊砦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
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掠滬獨開門
納之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
寧生氏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口水洛川平土

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氏之逋逃者
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
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
人說城王鐸廝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
那及其首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為屬戶戩
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合
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
里無援滬堅卧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
戰氏潰追奔至石門首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
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下遷內殿崇

班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會戩罷四
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為不便令罷築且召漉
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漉士廉下獄氏衆
驚收積聚殺吏民為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氏
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漉權水洛
城砦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為鎮
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
其柩東歸姑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
時祀之經略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漉子
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

碑記漉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閣門祗候為
邠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
氣有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
左侍禁後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
砦主姚貴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
羊牧隆城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
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為如是是誘其
為亂藏其牒不用還為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
淹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閣門祗候為鎮戎

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
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賊平後為京東東路
都巡檢富弼為安撫使舉再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
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滋承檄驗治馳入其
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衆莫敢動在京東
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
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
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及琦在
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司公

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作
教戰射為堡砦人以為利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歷知
安肅軍保州滋強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
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
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
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
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為言而
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
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
州團練使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即位領

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
幾卒贈遂州觀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
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
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
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
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
譽此其短也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
廢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
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
軍且脫入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
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
容退師滬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
下以振契丹亦仁入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
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九起儒
生曉韜畧疏瑯瑤堡克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
功名如此何其壯哉金以治跡著稱其視允蓋所謂
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